

北京到马边 有多远

林雪儿 | 著

北

京

到

马

边

有

多

远

》

“ 丰富 开阔 激情 温暖
给我们打开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！ ”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北京到马边 有多远

林雪儿 |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到马边有多远/林雪儿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9. 7

ISBN 978-7-220-11370-3

I. ①北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85341 号

BEIJING DAO MABIAN YOU DUOYUAN

北京到马边有多远

林雪儿 著

责任编辑
责任校对
内文设计
封面设计
责任印制

唐 婧
袁晓红
张迪茗
张 妮
祝 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
E-mail

<http://www.scpsh.com>

新浪微博

scrmcbs@sina.com

微信公众号

@四川人民出版社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
照 排

(028) 86259624

印 刷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

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印 张

140mm×203mm

字 数

13. 875

版 次

260 千

印 次

2019 年 7 月第 1 版

书 号

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

ISBN 978-7-220-11370-3

45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还是秋天，还是下着雨，山上还是雾岚来去，林修抹一把脸，手上有水，雨水或者是泪水，管他呢，回北京。

今天回北京。

永远地回了。

悄悄地走吧，早上五点，他就醒了，穿上渊歌亲手做的运动装，沿着山路小跑，看一眼山，看一眼树，甚至趴在水泥硬化的路上亲一下土地，眼光反复抚摸那些在晨光中静谧的房子。一阵风过，天下起小雨，他没动，把自己站成一棵树的样子，忽然觉得心里很疼，裂开地疼。慢慢走回村委会时，他看见了他们，罗春早、吉木日木、阿约、阿衣，他们站在雨里，等他。昨天说过的不许来送，他们食言了。他不说话，他们也不说话，他拍一下他们的肩膀，几个人的头就碰在一起。阿衣哭了，几个男人也哽咽着，说：“要来哦。”林修说：“我要回来。”“回来”两个字说得很坚定，可是他和他们都知道，回来只是心里的。

接林修的车来了，他们抢着把打好包的东西往车上扛。林修说：“阿约，你修了新房子，把这些东西放到黑松林去，我回来时有住的。”阿约努力在脸上挤出笑容来，说：“林书记，我们等你。”林修看一眼那些捆好的包，每一件都承载了特殊的意义，关于这个村庄的。清理的时候觉得每一样都要带走的，现在说放下就放下了，原本这个世界是可以轻松来去的。他只是想起一本书，一定要带走。“她紧抓着大树，仿佛那是一匹马。她的脸贴着它那

沉默无声、生机勃勃的侧腹。说：“你和我离家很远，是不是？”昨晚读完时，他把自己放在黑暗中，鼻子发酸。真希望树能支撑阿尔玛更长的时间，让她更长地活着。

林修打开每一个包，他忘了把书放在哪一个包里，阿衣问：“修哥，找什么呢？我帮你。”林修说：“阿尔玛。”阿衣没听懂，但她盲目地帮他翻看着。林修蹲下去时，发现书在自己随身挎的包里，《万物的签名》，万物在这个大地签名。两年，他用脚在雪鹤村的土地上签名，用心签名。

林修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上车关闭车窗，不要看到他们惜别的眼光。车行不到百米，鬼针草把他的车拦下了，他看见王太因，看见李芒，还有阿果和曲别拉根，林修摇下车窗，向他们挥手，他笑着，眼里却含了泪。他想起昨天送金雨生和李克离开时，越聚越多的人群，拉得很长的话别，他让司机开车，司机知趣地鸣笛三声，算是作别。林修翻开《万物的签名》第一句：“阿尔玛·惠特克，与世纪同生，在一八〇〇年一月五日滑入我们的世界。”两年前他刚来时读的这一句，也是在这样的秋天，下着雨，山上雾岚来去。

1

“你去哪儿?”

“马边。”

“马边在哪?”

“小凉山区一个边城。”

“出任封疆大吏。”马格的语气带着调侃。

“差不多吧，第一书记算不算?”林修说。

“第一书记! 哈!”

“一个村的。”

“村的? 你这官儿也太小了吧。再说农村那些事儿你懂吗?”

“去了，不就懂了!”

马格呵呵一笑，揶揄说：“林家靠你重整旗鼓。”

“有你，哪轮得到我。”

“No, no, 我是马家浪子。”

“去待两年，大山深处，与青山为伴，想着都美。”林修对未来的时光充满向往。

“北京到马边有多远？”

“远到远方。”

“文艺青年一枚。”马格的话怎么听都有讽刺的味。

文艺青年怎么啦？我就文艺了。现在他坐在车里，兴奋地看一道又一道山扑面而来，一座又一座山变成低处，群峰在太阳之下如莲盛开。秋天的阳光，给迎面而来的树叶涂了亮闪闪的光，林修睁着眼，看满眼的绿，闭着眼，梦里也是绿的。醒来，下雨了，但还是一道又一道山，仿佛无路了，峰回路转，又有一座山在前面，山生长着山。这重重叠叠的山会把他送到怎样的远方呢？离开北京时表哥马格的话，在这个寂寞的午后，反反复复出现。司机好像很喜欢听一首叫《万物生》的歌，也一直重复着。

陪同林修去马边的市纪委宣传干事印梅看司机打了哈欠，叫大家停车休息一下，活动活动身体。峡谷里有风，印梅金黄的长裙吹成旗帜。林修抓拍了一张，发给马格，写了句：金黄旗子在山谷里飘呀飘呀。马格看了，坏笑一下，回复：“又文艺了，提醒你啊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你去是有身份的，你不是林修，你是中纪委下派干部。”

林修回说：“你不搞政治可惜了。”

马格回说：“我怕我腐败。我喜欢女人和钱。”

林修笑了一下，能够感受马格发这句话时的得意劲儿。马格有钱，自然有女人投怀。司机上车，发动车子。《万物生》又响起来。

山、悬崖及悬崖下奔腾的河流，林修闭着眼也能感受到万物生，万物长，万物生生不息。他想到放在后备厢里的一本书《万物的签名》，想到“缘”这个词，世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安排着这个缘吗？《万物生》与《万物的签名》，在去马边的路上共振。

那是一个怎么样的马边？

那是怎么样的一本书？

2

林修醉了，但他重复着一句话：“要住到村子里去。”早上醒来头昏昏沉沉，他还是没忘那句话：“要住到村子里去。”金雨生与李克劝他，说村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林修借着醉意说：“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舆。”金雨生与李克都笑，觉得林修这时候特别可爱。印梅说：“让他梦一回。”金雨生与李克带上林修的行李，印梅去商场买了一套床上用品，对李克说：“相对来说，你是主人，要照顾一下林修书记，注意安全。”李克说：“放心，等他酒醒了，就好了。”印梅是因为要写一篇第一书记到马边的新闻跟着林修来的，昨晚已经把文章写完了，看着林修他们的车开走，她就返回乐山了。

车子开出马边城，林修就睡着了。金雨生摇醒他时，他发现自己站在山坡一块平地上，平地的旁边有一间岩石砌的房子，是村委会的办公室。平地四周都是山，山坡上散落着一些陈旧的木

屋，山顶云雾来来去去，天空下着微雨。林修恍惚，如果不是金雨生和李克在旁边，这情景倒真有“一箫一剑走江湖，千古情愁酒一壶”的江湖味道。他的头还疼，为什么要喝酒，为什么？他觉得很丢脸。金雨生和李克安慰他说，他们也这样醉过的，让他先在办公室休息一会儿，他们去找村主任沙马铁尔，看把他安排在哪儿住。林修想一起去，金雨生说：“我们会说你感冒了。”

李克说得明白一点：“村民们都在盼北京来的第一书记，你要隆重出场才是。”

金雨生和李克都是从部队转业的，林修听得懂他们的潜台词，他喝醉了，不宜出现。林修羞愧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他们的温暖，他不再坚持。

金雨生和李克走后，林修站在雨里，丝丝细细的微雨打在脸上，倏忽来去的山风吹着身体，他清醒了许多。他听到了苞谷林送来的沙沙声，闻到成熟浆果的甜味，感受到山间万物的生长。

林修欢喜，是他想象的远方。“闭着眼，闭着眼，与万物一起呼吸，与万物一起舒展，房子很大，像一座山，时间很长，比一生更长。”这是太爷爷经常念的一句话。在一个空间狭小的老房子里，捧着一杯茶，手里玩着一块玉石的太爷爷已经很老了。从林修记事起，太爷爷就很老了，老得像他们家化石一样。太爷爷念这句话时，父亲林德总是一脸的不屑，林修却是佩服太爷爷的。太爷爷如果知道林修站在这样的天地间，会有什么词呢？可惜太

爷爷耳朵背了，要不然真想给太爷爷打个电话，告诉他，他走到了远方，站在一个可以舒展的空间里。林修翻开《万物的签名》，看到第一句：“阿尔玛·惠特克，与世纪同生，在一八〇〇年一月五日滑入我们的世界。”他的心颤了一下，阿尔玛会有怎么样的一生？林修在这个村庄会有怎么样的两年？一切都刚刚开始，书里书外都刚刚开始。天地间如此契合，隐藏什么，暗示什么。

雨走了，太阳出来，山峰也露出完整的面目来，真是葱茏。林修伸展了四肢，看见高处一棵大树。他忽然很想知道那是什么树，他向着那棵树走去。刚下过雨的小路，泥是软的，他的鞋带起的泥巴越来越多，到后来他的脚都快拖不动了。这时马格的电话来，问他为啥不回微信，他说没收到。马格问他怎么样，他说喝醉了。马格说姑妈知道一定会骂他。马格的声音断断续续，信号不好。林修想别说姑妈骂他，他自己也骂自己的，昨晚为什么要喝那么多呢。

昨天，昨天印梅在。下车后林修被动地与这个握手那个握手，他记不清他们的职务，也记不清他们的面孔，但他知道他到了马边。

他带着恍惚的表情坐在主席台上，有些局促不安。从来都坐台下的他，从台上看下面的人，他们的面孔都很年轻。他们看他的眼光，带着热情。领导在讲话：“马边人民向中纪委长期给予马边扶贫事业的关心、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。‘第一书记’作为上级

机关选派到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的重要力量，对做好党员结对帮扶工作，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组织保证。作为地方领导，要大力支持‘第一书记’的工作，做好有力的生活保障。”

介绍马边的领导是个大嗓门：“马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，地处四川省乐山市、宜宾市、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合部，面积 2293 平方公里，总人口 21.5 万人，其中彝族占 47.51%，农业人口占 77%。1984 年成立彝族自治县，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县，乌蒙山片区区域扶贫开发县，中央纪委和省纪委、省投资促进局、省电力公司定点帮扶县。”

贫。贫。贫。林修听到几个贫字，可他第一眼看到的马边城好像不贫。

“小林，你讲几句。”林修被点名，心里慌张。话筒递到他面前时，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，脑袋快速闪过马格的话，忘记你是林修。他离开座位对着台上的人鞠躬，又对着台下的人鞠躬，以此调整心绪，“谢谢马边，给了我第一次在台上讲话的机会。北京到马边有多远，我没算过，就地理、地名、心理来说，我是到远方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在远方和大家一起工作。背负‘第一书记’的使命，是光荣，更多的是责任。我会忘记我是林修，记住角色身份——中纪委下派到马边的扶贫干部。希望得到各位领导、各位同人的帮助指点，成为一个可以为国家担责的人。”台下有人

拍起手，一片热辣辣的目光让林修有些羞怯。突然啪的一声，谁的杯子碎了？大家的目光集中到那个人身上，是个短发女孩。女孩说：“太激动了，杯子也跳舞表示欢迎。”女孩说普通话，字正腔圆。林修笑说：“这仪式太隆重了。”在场的人都笑起来。林修想到一个词，严肃活泼。别人的笑容都收了，他还半张着嘴，喜剧感十足，下边的人又笑。这时旁边一个清瘦的领导拿过了话筒，说：“忘记自己是谁，只记住代表谁，这话说得有水平。去吧，到老百姓中去。”

会后，碎了杯子的女孩跑到林修面前，很热情地伸出手说：“我叫田甜，请多关照。我扶贫的村子，在你经过的路上，如果需要抬个车什么的，请呼我。”

林修没明白为什么要抬车，他说：“我没农村工作经验，请尔多关照。”

田甜说：“教教领导认认庄稼，我是可以的。”

围在林修身边的人多起来，大多数去过北京。说到故宫、天安门、颐和园、清华、北大，林修在等待，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能说到琉璃厂，没有。一个圆脸还有两颗虎牙的男生腼腆地说：“我看过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如果我去北京，先去看地坛。”

“你是说你没去过北京？”

男生说：“梦见过。”

“你是？”

“我上班两个月了，雪岗乡纪律检查员，我叫罗春早。”罗春早说话眼光低着。

“罗春早你去地坛，我给你带路。”林修在罗春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

田甜笑问：“领导晚上有安排吗？请你到马边河边边上喝茶，听你给我们讲讲北京。”

林修说：“我要去村里。”

田甜摇头，说：“不用吧，马边的领导今晚肯定要给你接风。是吧，印梅？”

一直微笑着的印梅说：“我不知道。等林修书记把行李下了，我还有事，今晚要赶回乐山。”

田甜拉着印梅的手，说：“你们纪委的人就是神神秘秘的，每次打电话你都说在忙。这样吧，看在你我同学分上，我负责帮你接待林修书记，请他吃马边抄手，逛马边河，还可以去唱歌。你就早回吧，大忙人。”

印梅笑起来，说：“咱们田甜还那样，热情似火。”

这时两个一脚是泥的青年从一辆车上下来，跨着正步，走到林修面前，说：“对不起，车坏了，我们来迟了。”

林修有点蒙。

“我叫金雨生，是省纪委的。他叫李克，是市纪委下派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是战友，一起在雪鹤村扶贫。”剑眉国字脸的金雨

生说，扎在裤子里的白衬衫也是满是泥点。

“你们来得正好，我想今晚就去村里。”

“晚上加下雨，进不了村。”金雨生说。李克在旁边点头。

林修问为什么，金雨生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明天进村你就知道了。”

林修没办法了，其实开会之前，马边纪委的吴群书记就对他说，县里有关领导要在大风顶酒楼给他接风。林修不知道有哪些人参加，现在所有的人对他来说都是陌生人，这样那样的身份，他怕那样的场合，何况他有什么资格让他们给他接风！

在逃离北京之前，领导要给他饯行，他诚惶诚恐。在文化部门工作的姑妈林静，教他许多礼仪和怎么察言观色，他到饭桌上全都忘了。要么停着看别人吃，要么只顾埋头吃。领导到他面前敬酒，说：“下去了，是代表中纪委的形象，不仅要精心维护这个形象，还要让这个形象成为地方学习的榜样。”他觉得他担不起这个重任，紧张地站起来，把领导杯子里的酒给碰洒了。他发怵，连脖子都红了。好在领导和蔼，拍着他的肩说：“下去历练历练，期待两年后的林修。”

姑妈替他着急，说还不快谢谢领导。林修对领导行了一个礼，说努力。与领导分手后，姑妈对他很不满意，问他是咋啦，为什么跟马格一起就灵醒，离了马格就笨嘴笨舌。“再怎么着，你也是出生在咱大北京的人，太爷爷的淡定，你爹的能侃会道，你学

到一点儿也好。别一副无辜的样子，不知道你脑袋里想什么！”姑妈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戳了一下他的脑门。林修委屈地说：“我就说过嘛，我不适合在机关工作。”

“闭嘴。那你干什么？和你太爷爷一样，守时光？”平时不怎么大声说话的姑妈是真急了。

林修低头说：“领导都期待两年后的林修，姑妈也等我两年嘛。”

姑妈倒是哄过了，可是两年后的林修与现在的林修有什么不同呢？在北京的林修想不出来，姑妈也想不出来。林修到马边的第一天，他能感觉到的是自己突然重要了，像舞台，原来一直在旁边拉拉幕布，现在聚光灯突然打在了他身上。大家都看着呢。代表北京，代表中纪委，那就做得像北京来的样子。

金雨生说去大风顶酒楼时，林修觉得他是披着北京的衣裳去的。

那些酒就那样递过来了。

一杯代表马边人民，一杯代表马边的领导。一杯是林修必须喝的，再一杯，是敬给中纪委的。中纪委能带给马边什么，马边充满期望；林修能让雪鹤村发生什么改变，他们也充满期望。林修必须回敬，他红着脸，说着一样的话，请多指导，请多指导。马边人真热情啊，有人唱起了彝族敬酒歌：彝家有传统/待客先用酒/彝乡多美酒/美酒敬宾朋/请喝一杯酒呀/请喝一杯酒。金雨生

和李克先是敬了，后来帮他挡酒。他还是醉了，醉得头脑断了片儿，是怎么回的酒店，住在哪里，他都忘了。

昨晚肯定出丑了，说过不得体的话吧？林修越想越悔恨，刚刚来就醉，丢北京的脸，也丢中纪委的脸，他告诫自己从今天开始戒酒。

林修脱下已经糊满了泥巴的鞋子，光脚走到了树下。

好一棵漂亮神圣的树。林修第一眼就把黑塞的赞美诗给了树。

树身斑驳，凸出的结节好像凝聚了岁月风霜，高达二十米的树冠撑起一大片浓荫。低处的枝丫上有青色的圆形果子。什么树？什么树？林修急切地想知道树的名字。他拿出手机拍照求百度，但手机不能联网。林修退到远处看树，走到近处看山。站在大树下，视野开阔，远山近山尽收眼底。大树下有一张石桌，一把木椅。旁边的民居，收拾得整齐干净，只是大门锁住。

林修决定住在这一户人家。